

当“汉马”遇上樱花

三月的江城，总有些奇妙的际遇。长江的水波还未褪去冬日的清冷，两岸的樱花却已按捺不住，一夜之间绽出满树云霞。偏是这时节，穿运动服的异乡人多了起来，背着号码布，在江滩边来回踱步，像一群候鸟，准时赴一场与春日的约会。

马拉松的本源是战争与牺牲，却在顾拜旦的悲悯情怀中转化为和平的符号。现代的马拉松更是超越竞技本身，成为和平、团结与城市文化的象征。今天的“汉马”，正是这种精神的延续——它不仅是体育赛事，更是城市文化的展示窗口。从江汉关到黄鹤楼，从中山大道到东湖绿道，赛道串联起武汉的历史记忆与现代风貌，让跑者与观众在奔跑中感受城市的脉搏。

在本届马拉松赛事中，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阿塞法·门格斯图·内格沃内鼎男子全马冠军，并且打破了赛会的历史纪录。这位选手在赛后感慨，武汉的赛道风景令人难忘，尤其是沿途的樱花景观。这是他第一次领略到如此美丽的赛道。

当42.195公里遇上21天花期，当古希腊的悲壮遇见楚地的浪漫，这场相遇从来不只是体育。那些被汗水和花香浸透的瞬间，终将沉淀为城市记忆的年轮——就像长江水永远记得，某年三月，它曾映照过多少奔跑的身影与多少转瞬即逝的樱花云。

当“汉马”遇上樱花，武汉正用它的文告告诉世界：一座城市的精神，既在历史的沉淀里，更在当下的奔跑中。（周璐）

主 编：周路 美 编：职文驻 版 式：洪丽华 审 校：江涌

蛇 缘

□刘汉俊

蛇年说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偶尔会梦见蛇。惊醒后会发现，被子没有盖好，冻醒了。医生朋友告诉我，这是一种心理暗示，提醒你不要着凉。

印象中第一次见到蛇，大约只有几岁，在鄂南赤壁一个偏僻的山村。身高且背直、被人称像旗杆的祖母牵着我，去桃花涧上摘黄花草。忽然间，我瞥见菜园门边的地上，两条青绿色的蛇绞在一起，旁若无人。祖母眼神不好，却一把夹起来，一脚踩在离蛇不足半尺处，径直进了菜地，啥事儿没有。村里山环水绕，瓜果满坡，虫鳖遍地。蛇通常在某个星夜，悄然盘卧在禾场上神聊者的脚下，一动不动，听故事；或在夏夜，熏蚊蝇的烟抹子烧尽后，困乏者打着呵欠上床睡觉，忽觉一阵冰凉怵人，亮灯一照，只看见蛇的尾巴影。

读万古堂小学时，见过的蛇已不计其数。攀缘于枝丫上的，跃跃于蓬蒿间的，逃逸于屋场角的，隐匿于崖穴泥洞里的，青花蛇、乌梢蛇、土斑蛇，经常遇见。蛇也成了孩子们搜捕的猎物，有一次，见一条蛇缠在蓖麻树的根上，便悄悄走近，突然紧攥蛇尾，一边狂跑，一边使劲地挥动小臂，呼呼地甩圈子。蛇的脊椎被抖散，一会儿就失去了知觉，不再动弹了。敢抓蛇，是村里男孩子们吹牛的本资。

屋脚下，墙缝里，树杈间，常有蛇的蜕皮，白色，轻飘，孩子们沾了在风中舞。老人们说，蛇一百年蜕一次皮，得在夹缝里，很痛苦。残阳如血的野山坡，偶尔冒出几株鲜红的，酷似蛇头的植物，很精美。伙伴们说这是蛇还阳变的，还居然敢掐了把玩。后来才知道，那是一种毒菇。

万古堂小学有一位负责种菜、喂猪、做饭、看校的工友，叫毛子岳。不晓得他多大年纪，感觉很老。宽宽的，厚厚的，骆驼的背，像扛得起一座山。眉毛漆黑，竖得像刺，下颌有颗麦豌豆大的痣。一口湘音，但话很少。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有没有家人。村里老少直呼其名，老师们唤他“毛师傅”。小学校园的后山坡，有一片坟地，叫“伢儿坡”，是埋葬早夭孩儿的。盛夏夜里，坡上便有无数跳跃的萤火虫和忽闪忽闪的鬼火。村里有女人怕走夜路，冲着黑夜中的小学校园喊一声：“毛子岳，你送我一脚！”他就赶紧跟在后面壮胆去了。毛子岳会采药、熬药，敢打蛇、抓蜈蚣，满山坡去采马齿苋、鱼腥草、丝茅根、天冬、七叶一枝花之类的制药，送人。常有人找毛子岳借柴米油盐、借菜借火柴，多是有借无还，他也不在意。谁家一大早把猪赶进他种的菜园，包菜、菜薹被拱了一大片，他也只是冲着猪粗暴地骂几声。记得毛子岳被偷贼打晕过两次，一次是为保护小学的桌椅板凳，一次是为了抢回被偷走的猪。

有天傍晚，家里床底下钻进了一条粗蛇，我急慌慌地去找毛师傅来。他准确地打着蛇，掂住蛇尾，嗖嗖地抖几抖，敕敕地刺了蛇皮，在空场上煮了吃，还喝酒，挺陶醉的。他边吃边喝，讲了一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小夫妻，很恩爱。男人在外打长工，很少回来。突然有天晚上就回家了，媳妇儿自是欢天喜地，用砂铤子煨了汤侍候男人。谁知到了半夜，男人肚子痛起来，满地打滚，就一命呜呼了。婆家告到衙门，说这媳妇儿有害夫之罪。判官大人经过访问，觉得不像，但百思不得其解。他百般盘问，忽然心生一计，叫这媳妇儿在某夜某时，再做一顿夜饭，判官守候在炉灶旁。等到某时某刻，判官突然一抬頭，顿时惊恐万状：灶屋梁上，盘着一条大蛇！蛇信子闪烁骇人，一线毒涎直坠锅灶！判官大人赶忙命人毙蛇，也为良家媳妇儿洗了冤屈。

毛子岳讲的故事，听得我小腿儿发抖。讲完，他还说，蛇汤不能在屋里煮，怕灶屋顶上的襊尘，落在锅里，有毒。毛子岳也说，蛇会蜕皮，蜕皮很痛苦，那是一次新生。还幽幽地感叹，人要是能蜕皮重生就好了。毛子岳不光吃蛇肉，还逮了蜈蚣、百足虫泡酒喝，说是药引子。我记得，他好像经常中寒，腿脚肿得碗口粗，他的药引子却是百家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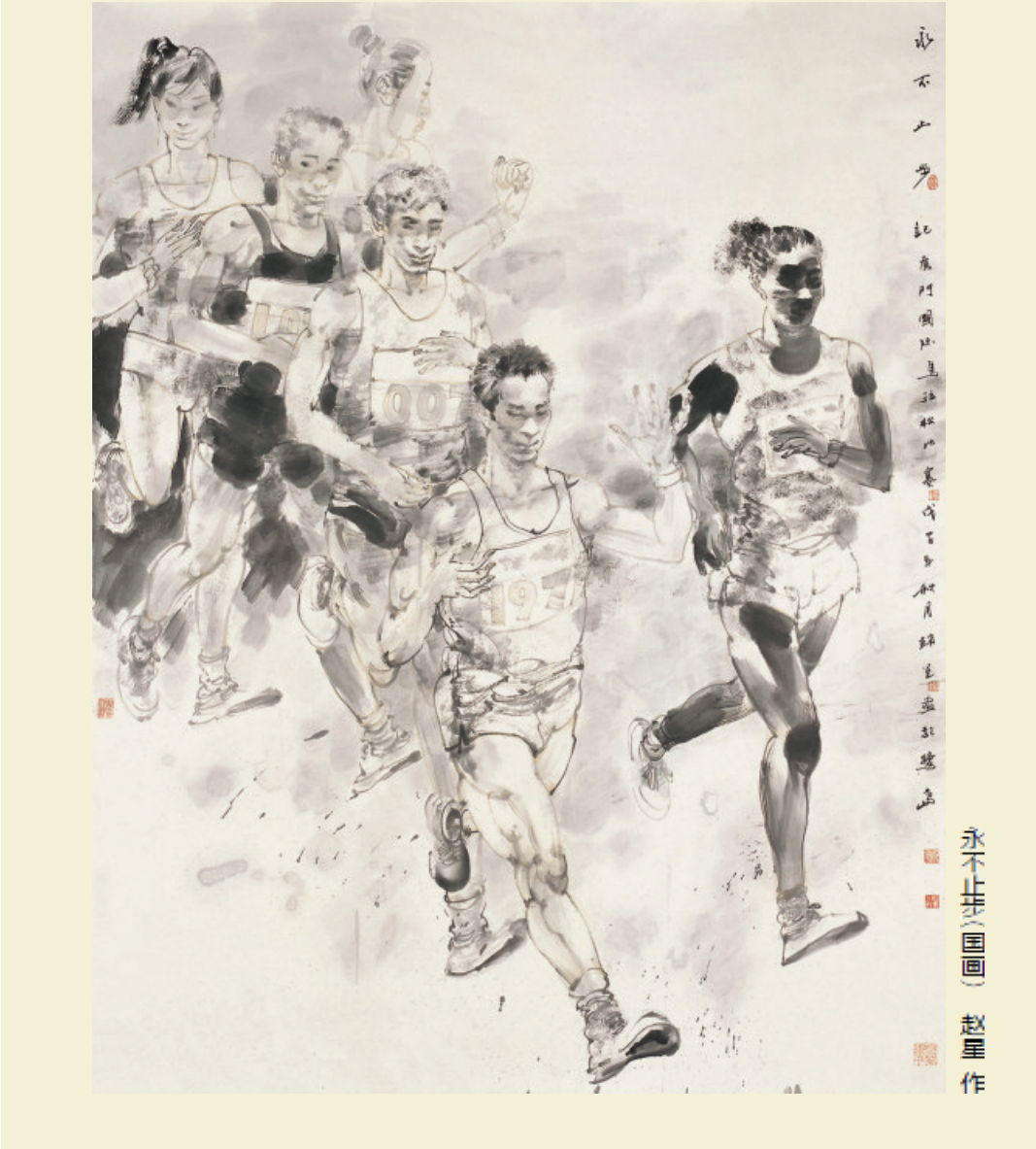
毛子岳的屋挨着菜园，窗户下方用报纸糊得严实，黑黢黢的。他总关着门，一钻进黑屋就不出来，门敲得山响也只答应，半天才开门，出门就上锁。有一回，我们几个孩子在菜园子里玩捉迷藏，我爬上了毛子岳的窗台，好奇地往里一望，竟然见到毛子岳正一笔一画地写毛笔字！毛子岳见窗台有人，紧张地站起来。我们赶紧溜了。

那年春节过后，我们从城里回到白雪覆盖的万古堂小学。村里人说，毛子岳死了。村里人是正月初五来拜跑年时，发现毛子岳不在的，可能是吃什么中毒了。这近来了好多人，老屋任家、新屋任家、月亮湾任家的，莲花塘刘家、高井畈刘家、角塘李家的，鸭棚梁家、架桥郑家、古井陈家、新屋费家、坡里童家、黄家嘴上魏家的，最远的好像是茅山张家的。大约都是受过

永远的马拉松

——2025年樱花汉马季走笔

□彭建新



普及了。于是，我们楚人的祖先，沿着汉江故道，满身披着粉嫩的樱花落英，活着并快乐着……

是的，他们活着并快乐着。狩猎时，他们从不射杀幼小的猎物，他们深知，大自然是最大最好的畜牧场；他们把落入陷阱的孕兽圈养起来，让它们生儿育女。每当狩猎归来，夜晚，有威望的长者，自信地敲击着燧石，火星子溅洒开来——噢，火线草燃红了，被仔细保存的干草燃起来了，人们咿哟咿哟地吆喝着，随着干的或不干的树枝投进火堆，温暖的篝火噼里啪啦地应和着人们咿哟咿哟的欢快，把光与热分给火堆周围的每一个成员。暗夜中的樱花丛，被篝火勾勒出一圈诡异的淡红。篝火上烤肉的吱吱声，熟油溅落火堆的扑哧声，回荡在林间的烤肉的腥香，是最好的刺激！赤脚赤身仅以兽皮草裙遮盖的先祖们，跳起了粗犷的舞蹈。他们一会儿模仿野兽们的奔跑跳跃，一会儿夸张地展示出狩猎的技巧，没有跳舞的，或拍手以相和，或顿足以击节，或展喉以助兴——载歌载舞，好一幅天人合一的粗犷画卷……

楚人生命的马拉松，楚人族群繁衍的马拉松，较之非迪皮茨个体的悲剧性的马拉松，更多了华夏独有的楚文化内涵：最初僻处荆蛮方圆五十里的子爵领地，经过楚人自强不息五十年的努力，成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跻身战国七雄。

楚国八百年，从开满樱花的汉江故道筚路蓝缕草创始，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气吞万里有龟蛇对峙一城分三镇的独有城市格局，这里，有武汉人自己都一时说不清有多少座长江大桥、汉江大桥——就在这“桥都”樱花如烟似锦的三月，见证一场当代楚人举办的别开生面的樱花汉马季，或许，对马拉松的文化精神，会有另一种角度的理解。

（三）

今天的樱花汉马季，是楚先人筚路蓝缕马拉松的延续。

清凌凌的汉江，如一个深情款款的女子，执拗且执着地朝眼下的江城武汉奔来。融进楚地灵秀吊脚楼的倒影，融进汉江故道如云如雾的樱花的芬芳，融进楚先人披荆斩棘的马拉松精神，逶迤而来，汇进豪迈的长江——江河交汇处，那硕大的浑黄与清凌的旋涡卷起的喧嚣，不是那种成王败寇江山易主的千年一叹，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激情拥吻。这里，是值得释放和燃烧激情的。这里，有龟蛇对峙一城分三镇的独有城市格局，这里，有武汉人自己都一时说不清有多少座长江大桥、汉江大桥——就在这“桥都”樱花如烟似锦的三月，见证一场当代楚人举办的别开生面的樱花汉马季，或许，对马拉松的文化精神，会有另一种角度的理解。

应该说，当代的樱花汉马季——武汉马拉松赛事，其精神，是楚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精神的延续和扩展。

无论如何，当代的汉马，不会有非迪皮茨的悲剧。尽管楚人浪漫，笑骂跳戏，但楚人热情好客包容大度爽朗豁达，是代代有传承的。

武汉从2016年至今，共举办了7届“汉马”赛事。

是武汉人对马拉松特别的情有独钟吗？细细想来，应该不是。

对于武汉广大市民而言，能符合马拉松赛事条件的——无论是“全马”、还是“半马”乃至“健康跑”的武汉市民，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是看客。对于几乎所有热衷樱花汉马季武汉市民而言，热衷的主要就是个热闹！

热闹，看热闹，是武汉市民对汉马最直观的期待。

当然，樱花汉马季的热闹，是多层次的。

谁谁得了冠军，这一届比上一届又有了些什么新的“尖板眼”……这些热闹、“尖板眼”，应该还是浅表层面的，甚至赛事期间的氛围、包括选手们的出色表现比如坚忍的意志等等，都很难算是樱花汉马季深层面的看点。每一届樱花汉马季，武汉这座城市朝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姿态和自信，武汉市民包容的胸襟和文明程度的更新，是选手们关注并感慨的。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马拉松式对创新前行的步伐和日新月异的风貌，是看热闹市民关注并自豪的。

可以这样理解，每一届樱花汉马季赛事，都是对武汉这座英雄之城的又一次认识和更深层次解读。

当选手和观众从三阳门出发，从沿江大道跑向汉江关，左手是花团锦簇的汉口江滩，右手是各具风格的老式建筑，人们是否会让思想穿越时空，在脑中复制出“挤密挨密”的码头和“嘿呵嘿呵”白汗流成黑汗昔日码头工人的号子？穿过汉江路，人们不会想到这条中国著名的步行街，曾发生过多少“租界”与“华界”之间令人“齿冷心寒”的事件和故事？跑过中山大道，会不会想到，这是跑在当年汉口城墙的“墙基”上？跑过汉江一桥，或许会听到钟子期与俞伯牙操琴叙旧；跑经龟山，会不会感受到三国文化浓浓的云烟在身边缭绕？跑过长江一桥，免不了瞻仰黄鹤楼，免不了经过阅马场、红楼，耳畔或许会听到当年武昌首义那改朝换代的一言难尽的第一枪！当跑上东湖绿道的时候，人们是否会回首当年，这里曾是爱国人士周苍柏草创的“海光农圃”……

运动赛道上的马拉松选手，他们不会也无限想这些，他们只需要朝前跑，朝前跑，朝前跑……

樱花汉马季，武汉在这最美丽的季节，主办这项国际体育赛事，却并非只是为了用这场长跑来纪念公元前490年跑到雅典的非迪皮茨——除了体育赛事本身那点事，其目的，是向世界，对武汉城市日新月异的现代化风貌、斑斓多彩的文化内涵、兼收并善的人文胸襟、永不停息的创新雄姿又一次的回顾与展示。

就个人而言，即或“自信人生二百年”，也很难说是一场意义丰厚的马拉松。然而，对一个自1840年以来，饱受凌辱的泱泱大国而言，不仅要稳稳地自立于民族之林，而且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肯定是一场气势恢宏“当惊世界殊”的伟大的马拉松。

是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马拉松对我们是永远的。

江 花 周 刊

2025年3月27日 星期四

（一）

公元前490年，在远离我们华夏土地好几千公里的地方，希腊和波斯帝国又打起来了。冷兵器时代，无非就是戈矛刀剑盾牌甲冑的对抗，肉体与兵刃的碰撞，鲜血与喘息交织，在权力、土地、金钱、女人之类欲望驱使下发生的人类屡见不鲜的大规模的械斗，那种“可怜无定河边骨，曾是春闺梦里人”的慨叹，我想，希腊和波斯人大概是没有的。只有成王败寇，只有城头变幻大王旗，没有新意。可是，这次因为一名本该籍籍无名的小卒子的一次舍命奔跑，让血腥的战争有了新意。一名希腊士兵被命令跑回首都雅典报告胜利的消息，是的，是跑回首都去报告消息。天可怜见，没有任何通信工具，没有任何可以借力的交通工具，这个可怜的名叫非迪皮茨的士兵，从那个叫马拉松的村子，居然不停地奔跑，最后竟然真的跑到了雅典！是的，他是跑到雅典的。从马拉松到雅典，并非一片坦途：崎岖的海边滩涂小路，从海上吹来的风，锥子般地钻进他湿透的战袍里，蚀骨的疼。靴底早已不知所终，脚下，尽是躲不开的海蛎子壳，厚厚的脚茧子已经完全被磨没了，血肉模糊的疼痛感，倒让他感到自己还活着。沿途没有淡水，哗哗的海浪只能让他更加干渴。胸腔好像被石灰石填满，他尽可能地伸长脖颈，似乎这个动作可以让他多吸进一些空气。逐渐，他的意识开始模糊，偶尔，脚下的一次剧痛又使他清醒了些。于是，就这样，当半昏迷状态下的非迪皮茨看到雅典城堡模糊的影子时，唯一支撑他机械式捣动的脚，终于失去了最后一点动力。

非迪皮茨最终是否口齿清爽语言流畅地报告了胜利的信息，不得而知。真实的是，他跑到了雅典，当然，他也倒下了，而且从此没有再站起来，只有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分开竖着——据说，这是胜利的手势。

一个籍籍无名的非迪皮茨倒下了，另一个籍籍无名的名叫马拉松的村子却站了起来：1896年，亦即2386年之后，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非迪皮茨的那次奔跑列为一个项目，名字就叫马拉松。这是个长跑项目，长度以当年非迪皮茨跑的里程为准：42.195公里。

将马拉松列入国际体育项目并在全球推广的人叫顾拜旦，这位被称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的法国人，在奥运会项目的安排上，并没有展示他高卢人的浪漫天性，而是以人类最宝贵的悲悯情怀，试图以非迪皮茨的死亡奔跑为抓手，实现他“化干戈为玉帛”的理想。由此，我们可以肯定，顾拜旦，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有创新精神且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

马拉松自从成为一项世界性的体育运动，人们自然摒弃了它原本血腥的战争出处，将人类追求和平、追求各民族团结、追求人类健康等一系列美好附着在它身上：马拉松，让战争滚开！马拉松，让地球人和平共处！

马拉松这项体育运动，宽泛的意蕴应该是，让人们以挑战个体体能极限的奔跑，让世界爱好和平的民族和人民，从各自的文化维度，诠释它的文化精神。

希腊语中，马拉松，意思为“长满野茴香的地方”。

的确，马拉松周遭，常年弥漫着野茴香那特有的芬芳。

（二）

就在非迪皮茨倒在绿毡样野茴香从中的那一年，远在华夏的汉江河谷，铺满了缤纷的樱花。

据说，这些樱花，是从喜馬拉雅三江之源，裹挟着黄河豪迈的气势，从陕西宁强那乱石嶙峋的峡谷中，顺着叮叮咚咚山泉逶迤的身姿，将各色樱花的斑斓和芬芳，沿着汉江古道，一路铺将开来的。这似乎也是一场马拉松，一场中国樱花开枝散叶的马拉松。这更是一场由楚先人披着樱花雨引领的马拉松，一场从九曲黄河出发，在汉江故道披荆斩棘，创造出多姿多彩长江文化的漫长的马拉松。这场马拉松，并非人类个体体能极限的挑战，而是事关民族或族群生存发展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波澜壮阔的马拉松。

天人感应，万物有灵。楚国的先人，冥冥中似乎听到了汉江河谷清凌凌河水以及漫山荆棘丛中樱花的召唤，毅然决然地率部南下。汉江，乃华夏祖母河，想这汉江故道，恰是黄河与长江的连接线，换言之，汉江故道，乃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汇的通道。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以炎黄一脉身份南下的楚先人叫熊绎，熊氏，半姓。

熊绎的南下，目的地是周天子给其的分封地丹阳，赐子爵，封地五十里。这是一块怎样的封地哦：“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左传·昭公十二年》）

面对穷乡僻壤，楚先人没有“算了”，没有“躺平”，楚人的血液中，似乎天然有一种“不服周”的基因，换言之，这种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就是这场炎黄一脉向长江流域马拉松般迂徙的原动力——

当年，他们，就是沿着这汉江蜿蜒潮润的脚步，从中原出发，拉着粗笨狼伉的柴车，在那绿荫蔽日的荒山野岭，披荆斩棘，寻找一块适宜的生息繁衍之地。渴了，掬一抔山泉；饿了，采一串野果。赖以遮羞的草裙，被荆棘划拉成筋筋缕缕——筚路蓝缕，这四个字，浓缩了先辈多少艰辛！终于，在这汉江怀抱的荆山，在这中原人称之为荆楚的蛮夷之地，栖岩穴，与熊黑为邻，同凤鸟龙蛇相伴。那时，留在中原的兄弟氏族称楚先人为荆蛮，我们的先人也干脆以熊为姓，以荆蛮自诩——蛮夷就蛮夷罢，反正，荆蛮和中原，不都是炎黄一脉么！

于是，久而久之，楚先人姓半，倒是需要后世